

单学鹏 / 著

女殇



の
殇

哈尔滨出版社

四殇系列

女 单学鹏

殇

哈尔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殇/单学鹏著. - 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 2000.4
(四殇系列/单学鹏主编)

ISBN 7-80639-340-4

I. 女… II. 单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4900 号

四 殇 系 列

女 殇

作者 / 单学鹏

责编 / 沈 默

封面 / 于克广

版式 / 王 放

出版 / 哈尔滨出版社

地址 /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

电话 / 0451-6225161

印刷 /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

发行 /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/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/ 11.5

字数 / 270 千字

版次 / 2000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 /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/ 1~6000 册

书号 / ISBN 7-80639-340-4/I·116

定价 / 18.00 元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调换)

引 子

这年盛夏，骄阳似火，晒得马路流油，人们在树下阴凉处都难耐的不行。就在这个节骨眼儿，一场扫黄打非的战役，以前所没有的力度和规模，在全国城乡迅速展开了。这个近百万人口的小城，从各部门抽调一批年轻干部，配合公检法组成专门班子，分片包干进行清查和突袭，战果应该说是相当辉煌的，打掉了几处埋藏很深的淫窝，收审了一批卖淫和嫖娼的闲杂人员。突审之后，从中破获几起大案要案。我作为“扫黄打非”的小组成员，专门负责收集和整理资料，所以我对每个案件了解的都比较清楚，也时时为之心惊肉跳，深感事态的严重和自身的责任重大……

当初秋的凉风习习吹来的时候，“扫黄打非”进入一个处理阶段，隔三差五便开一次宣判大会。每次宣判大会我都去参加，想亲眼看一看这些社会渣滓的可悲下场，以便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些个，

并为净化了社会环境感到欣慰。这一天，在庄严的法庭上，宣判两个特殊的嫖娼罪犯：刘姓罪犯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同案李姓罪犯判处十二年监禁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。当宣判话音一落，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，可见百姓多么拥护“扫黄打非”了。说实在的，这两个害群之马，确实罪有应得，不从严惩处难平民愤，执法机关干了一桩漂亮事儿。此案我清楚，案情并不十分复杂，可是做案手段极其恶劣残酷，已经到了禽兽不如的地步——

我又一次把核实后的案卷翻出来，触目惊心的场景立刻呈现在面前：这两个败类，一天在市郊小馆喝酒，喝到兴奋之时讲起各自的风流韵事。姓刘的说他玩了一个女人才花二十元钱；姓李的听说一怔，说那我怎么花了二十五元呢？于是，他愤愤地说：“妈的，我上了一个大当啊！”

刘某这时把筷子一挥，大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气势，说：“哼，咱哥们儿可不能吃这个亏，我们一块去找那两个婊子，问她们为啥收费不一般多！”就这样，两个混账小子借着酒劲儿，很快便走进一户人家。——说是“一户人家”并不确切，仅仅是一间四邻不靠的临建房，是附近搞什么工程丢下的工棚。这类临建窝棚，在当今大中城市的郊外，不说到处可见也并不难寻，甚至多年长在那里，很少有人问津，一直到自行烂掉为止。这便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，不出大案要案是无人去管一管的。这时这两个小子走进来，见一个五十岁出头的女人，正在棚里忙着烧火做饭，烟气似把人投进雾海，连人的眉眼都难以辨清楚。

“喂，老家伙，你闺女多收了我的钱！”李某粗声大气地吼叫，其架势与土匪没什么两样。

“我不管，你去找她们吧。”煽火做饭的老女人冷冷地回答。这会儿室内并没有她的两个闺女，任这两个小子怎么撒野也不再作声了。

刘、李两个小子没咒可念，憋着一肚子火气返回小馆继续喝酒

扯大聊。他们借着酒兴,接着胡吹乱侃,仿佛他们是世界上本事最大的角色,自然满口总离不开女人。当他们喝得大半醉,刘某又来了兴头,非要再去瞧瞧,看那两个小婊子回来没有?这两个家伙,互相拉扯着,又一次闯进工棚,但是仍不见他俩玩过的两个姑娘。顿时,刘某火气上撞,愤怒不打一处来,咬牙切齿地说:“奶奶个熊,多收了钱还不理咱爷们儿,看看大爷怎么整治你吧!——你闺女躲了,就用你这老家伙顶账!……”他这么说着,两个小子一齐下手,把这个可怜的老女人按倒在草铺上,几把便扒光了她下身穿的裤子。姓刘的小子淫荡地说:“你太干巴了,也太瘦了,老子让你‘胖’起来!——”他拉下自己的皮带,狠劲往老女人的下体抽;老女人惨叫不绝于耳,但是他们只当没有听见。抽打一阵之后,姓李的小子按着老女人挣扎的大腿,姓刘的小子便禽兽般地强奸了她……

事件发生后,舆论哗然,社会各阶层纷纷要求严惩罪犯。恰在“扫黄打非”的高潮中,公安机关迅速行动,很快便把这两个小子缉拿归案了。如今罪犯已经绳之以法,接下来便是如何教育那母女三人,以及强制她们尽早到医院进行性病检查,这对社会和她们本人都是有益处的。可是,这三个女人,趁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个犯人身上的时候,早悄没声息地跑的无影无踪,连她们住过的破工棚都让别人拆走了。——办案人员直眼啦!这母女三人,既是受害者,又是害人者,按律条她们还都构不成什么大罪,大不了送去劳教一两年。由于公安机关警力不足,也就没有必要专门组织人力去寻找她们了。此案到此也就不了了之,再说这类事谁有兴趣去抓呢。——不,也有例外,我便是其中的一个,非常想刨根问底一番,深究一下这母女三人是何等样人?若问其中的原由,一是想开阔一下视野,二是想熟悉一下公安生活,三是想接触接触社会上的各类人物,一旦碰上合适的题材写点什么,尽一点作家的微薄之力。听朋友们讲,现在公安人员的案头上,种种案件的卷宗都摞得老

高,几乎每件上都写着一个大大的“急”字,哪里还抽得出时间去寻找这母女三人?杀人害命的案子都处理不过来,何况这类弹性很强的一时又死不了人的案子。可是,话再讲回来,如果不把她们找到,尽快收容起来教养,对百姓和社会总归是不利的,害人害己的后果是令人发指的呀!于是乎,笔者便产生一种奇想,把这项任务争取过来,让我去大海里捞针,——寻找她们,收容她们,摸清她们的底码,也好请社会各界对她们对症下药。这既能丰富生活积累,又可配合公安机关干点事儿,可谓一举多得。总之对社会有利,从本质上讲对她们本人也有益处。尽管这事小得微不足道,可总比不闻不问强些个吧?或许有人会说,改革者正在为事业拼搏,你不去写他们的风采,怎么单要去寻找三个卖淫的女人?并且说,几个卖淫者在整个人类大潮中,毕竟是极个别又极个别的现象,何足挂齿呢!如果真的想找妓字号的女人,可以到某些小店或宾馆去寻三陪小姐,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经常干那种事的,根本用不着去八方奔波。这话当然不无道理。但是我则认为,人类的腐朽现象是社会的存在,找与不找、写与不写都在那里摆着,挖出深层中的丑恶更能提起人们的警觉!

近年来,与朋友们私下闲聊时,他们都讲一些大中城市暗娼十分猖獗,已到无所顾忌的半公开状态,多种类型的人勾结在一起,黑天白日都拉,法律显得无能为力,上边喊得响,下面动劲小,助长了这类事的滋生和蔓延。特别是各宾馆有了“三陪”服务,大有燎原之势……不过,就我个人而言,倒没有把这种事看得过分严重,因为我一年中有二百多天在外面跑,接触过形形色色多种人物,丑、俊、美的女人也不少,几乎都是一水儿的正人君子,偷鸡摸狗型的女人没碰上一个,就是出于好奇心我也想摸摸实情——这是我心里边的话。另外,我外出参观访问,大、中、小城镇去的不能算少,一回也没有碰上串男人的皮条客,更没有被年轻貌美的女人贴上过一次,所以自认为自己的保险系数是相当高的。现刻,当我把

自己的设想向老公安们一讲，大家不约而同地都仰面哈哈大笑。他们说，协助我们办案，我们当然没有意见，可是把这种案子交给一个作家……不单没有先例，也可以说“前无古人”。他们还警告我，不能小视这类案件，实际办起来相当危险，闹不好连小命都可能搭进去，并举例说某某公安人员办此类案子的时候被打得头破血流，差一点丢了小命儿。我说，我不管别的案子，只是去寻找这三个卖淫的母女，把她们找到就算完成了使命；如果在社会的海洋中找不到她们，除搭进去一点旅差费也损失不了什么，作家深入生活应该是各式各样的吗！——权当一次深入生活吧，个人决不会失去什么。事情就这样议定了。然而，当我把这桩事向外讲出去，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睁大了眼睛，认为去寻找那三个女人，等于涉足那个不光彩的领域，与去嫖娼没什么两样，一旦走进去就可能把自己毁喽！一个在这片土地上名气不算小的作家，自投罗网走入卖淫的黑窝，十之八九变成被铲除的对象，即便洁身自好也是跳到黄河洗不清——与旧中国某些大作家为写妓女去逛妓院性质是完全不同的。当时是为揭露万恶的旧社会，而今又是为什么呢？难道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还需要揭露吗？自讨苦吃，自讨没趣。讲严重些，完全失去了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的准则，没事找事地胡折腾！朋友们的言谈内涵我明白，就是说写旧中国的妓院多么肮脏，不会有任何人提出异议，可现在是建设了四十多年的共和国，对这类事讲轻了和讲重了都不合适，——在嘴巴上神侃可以，真要用笔记录在案，大有犯忌之嫌！而从“新人”的角度衡量，或许还可以被讥讽为“思想不解放”，不是有人已经说过“生活上松弛一下对事业是有利的”、“性生活的开放是高度文明的一种体现”吗！可我本人则认为，卖淫现象是当今社会的一种存在，作家涉足与否都是明摆着的现状，与其遮遮掩掩倒不如寻根挖底，看看究竟是些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的？仅仅是“外引”的一种恶果吗？仅仅是“沉渣泛起”吗？仅仅是“死灰复燃”吗？仅仅是想以此种手段致富吗？仅

仅是……

把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,才有可能警示今人和后代子孙。本人决心已定,犍牛也休想拉转,这点风险都不肯承担,还算什么百姓的代言人?黄河水本来就不清,跳进去洗一洗上来不净应是正常的。

决心归决心。行前我还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,以防某种不测影响了自己的使命——

带上作家协会发的《会员证》,证明我是名副其实的作家;

带上某大报发的《特约记者证》,说明我是人们天天能见到的那张大报的记者;

带上所在单位发的《工作证》,以此来说明我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;

带上公安机关发的《身份证》,无误地证实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公民。

四大证件齐全了,似乎仍觉得不够保险,又请老公安从公安局开出一张《通行证》,上边不仅写清了我的身份和所从事的职业,还特别注明可以接触某些案件,包括允许旁听对卖淫案件的审理,“系工作需要,望各地公安机关给予方便”。应该说保险系数够高的了,剩下的问题就看我本人能不能把握住自己啦。自然了,我对个人是满怀信心的,差三年都五十岁的人了,年轻的时候风流韵事就不多,何况已到这把子年纪?自认为掉进去的可能是没有的。

万没料到,当我从妻子手里拿旅差费的时候,出了一点意想不到的麻烦,闹得我心中别有一种讲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儿。

“你带多少钱?”

“五千吧——”

“啊!……”随着妻子的一惊叫,她那年轻时很动人的眼睛里便涌出泪花,“你……你真的要嫖……”

唉,我向她已经解释多次了,到这关键时刻她还是有点“那个

劲”，这叫我用啥法子把心掏给她呢？于是我又说：“你这是都想了些啥呀！我这不是跟经常去深入生活一个样么，咋一下子搞得这样严重了呢！”

她不作声了，只是两眼盯着我。我清楚，在妻子的意识中，去寻找那三个卖淫的母女，尽管是正大光明地“办案”也没好儿！要是让她进一步说，十之八九得掉进去，因为男人毕竟是男人，讲得天花乱坠一到关键时刻就拢不住火儿。

“我……我是为你好……”妻子的声音更轻了。

这我知道。不过妻子的度量也太窄了，似乎连自己的丈夫都信不过啦。当我提包要往外走的时候，她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喂，小心着，可别惹一身病来呀！”

听呀，还是不放心。继而，她又轻声说：“记住，‘你老先生一要发狂’，就立马往回赶，不要心疼那几个路费，我时时在家等着你……”

这是我们夫妻间的隐语，自然明白她指的是什么。我冲她点头笑笑，仿佛说你就准备好吧！——我要登程了，她非要把我送上火车；过去我一向外出频繁，总是拿上提包就走，而她已经十多年没到车站送我了。今天她却一反常态，仿佛我这趟外出凶多吉少一般。我们来到站台上，开车铃已响过，她又拖着哭腔低声说：“你不看我，也得看咱们的两个孩子……”

不知咋回事，妻子这句话一出口，闹得我心里头也酸酸的，眼窝顿时发热起来，身不由己地伸出双臂抱了抱她，大有一种生死离别的劲头儿。我肚里边说，一切都无须再讲了，此行的祸福就看我自个的喽！男子汉嘛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碰个头破血流也决不后悔！——当然，我也曾想过，这母女三人如果尚没离开这座小城，我的气力可就等于白费了。社会上的卖淫嫖娼现象虽多有发生，但是按浩瀚的大国人口比例来讲，也仅仅是极个别现象，绝对不会时时处处都能寻找得到哇。唉，不管是何种结局吧，反正好

奇心支撑了我，倒要亲自下水去摸一摸，碰上大鱼小虾一齐往上捞，也算为“扫黄打非”尽微薄之力吧。

火车响过汽笛，绿色信号灯眨巴着光亮，我十二分果断地握别爱妻，迅速登上启动的火车，朝我自己也不知祸福与深浅的地方奔去！

.....

农村少女小菲到大都市打工，不幸遭骗奸，从此步入卖淫行列，其母为摆脱贫困，带领两个女儿做起皮肉生意。红尘滚滚，几度沉浮，小菲因严重的性病夺去性命；其母失性疯狂，裸衣而走；刚刚成年的小妹也离家出走，不知所终。母女三人在人生大舞台上上演了一幕人间悲剧，给人留下几多沉思几多无奈……小说在情与性，灵与肉的矛盾中展开，情节曲折，人物形象鲜明，令人产生灵魂拷问式的沉思。三个卖淫女，一场悲喜剧。

第一章

前无古人的使命

1

初秋时节，尚有盛夏的余威，火车厢里热气腾腾，像刚揭开锅的蒸笼一般，好在乘务员意识到这一点，列车到站便打开顶棚上的电风扇。托妻子的福，我今天交了好运，总算顺利地找到了座位，这是个极好的兆头儿，预示着我要办的事能够圆满成功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作家去寻找卖淫女人，而且是一母二女三个人，也够滑稽无聊的了。说前无古人，似乎夸张了一点，可我自己没有听说过第二例，于是乎个人便认为是“前无古人”的了。老实讲，对这三个女人，我仅见过一面，母亲比较老了，失去了引人的风韵，两个女儿虽年轻，长相也极其一般，仅仅是女人罢了。不是饥渴的男人，大概不会瞧得上她们。当时她们都扎着脑袋，脸蛋怎么样没有看得太清楚，总之第一印象颇不佳，老公安们问一句她们吭一声，似乎对自己的行为也很不好意思；问到她们的家庭住址，没一个女人肯

讲实话，总是躲躲闪闪地囫囵吞枣。最后，还是母亲起了高腔说：“长官们别问我们是哪的人了，干这种行当本来就给乡亲们丢了人，再把哪省哪县哪乡哪村卖出去，得有多少人跟着我们脸上无光啊！”听得出来，这位母亲还挺有头脑，这在当时倒引起我的几分同情，都到了这个分上还懂得维护家乡的声誉。我对三个女人的了解，也仅仅是这些……

列车飞驰，车厢摇动，响声节奏分明。进入夜间行车之后，旅客们大都打起盹儿。可我却没有半点睡意，是激动还是不安，一时也难讲得清楚。忽然间，我记起一桩事，由于近来忙于在公安局熟悉案件，积攒了不少朋友和读者的来信，都没腾出时间拆看，这么一来不知有多少老友骂我呢。在收拾行装的时候，我让妻子都装进提箱，以便我在旅途上或住店时抽点工夫过目，既解决了我独自一人的寂寞，又干了一桩不能不做的事儿。此刻车厢里虽灯光昏暗，倒也能勉强看清字迹，何不把那些来信取出来看一看呢。我想到这，便把一打子信件取出来。

这些来信，大体可分三部分：亲朋好友的来鸿、刊物杂志编辑部来的约稿函和广大读者的来信。本人毕竟出了几本书，谈不上有个读者群吧，也还有一批对我的作品感兴趣的读者，这便有了大量的读者信函。现刻，时间比较充裕，我把每一封信都看得很仔细，需要复信的便打个记号，待住进旅店时便即复信。一个陌生人的来信，引起我的极大注意，也使我的心不由自主地跳了几跳；我不得不反复多看几遍，因为其内容使我大为惊骇，也就不能不抄录在这里了——

作家叔叔：

听说咱们是老乡，所以我把信写给您。我向您提出一个问题，希望能得到您的回答，即什么叫爱情？什么是爱情？怎么才能得到爱情？——我把我的经历讲给您

听,让您评判我是不是已经得到了爱情?此事我尚未告诉过任何人,包括非常疼爱我的母亲。在我上初中的时候,曾听老师向我们讲过,世界上唯有作家是可以信赖的,因为他们是人民的代言人,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向他们讲,他们也不会笑话一个无知的孩子。同时,他们还会给你出主意想办法,他们写出来的书足能证明这一点,我们学习过的课本不正是这样吗。您瞧我,多啰嗦,还是写正经事儿吧。

我是山窝窝里的一个女孩子,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,今年刚好十九岁,现在在一个大都市当“小保姆”,——我最讨厌这个称呼了,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?世人都这么叫,我也没办法呀!——我服务的这个家庭,男主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,经常在电视里头教英语。他很和善,讲话轻声细语,总是笑咪咪的,我对他崇敬极了,连洗脚水都乐意给他端;他如果叫我为他洗脚,我也愿意干,他毕竟是爷爷辈的人了。他很喜欢我,经常拍我的肩膀头儿,还答应过些日子教我英语,并说遇上机会送我进大学;我每月的工资,他老伴给过我之后,他总要背着老伴再塞给我几块。这么一来,我就更敬重他了,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位救苦救难的神仙;我喊他“张爷爷”,因为他比我母亲还大十多岁呢。我好开心,我好高兴,庆幸找对了人家,使我有了固定的收入。这里一个月的工资,能顶上我在家乡干半年的。我这样小小年纪,竟能挣到这么多的钱,看来我是挺有福气的呀!

这一天,男主人的老伴去闺女家了,他的儿子也去南方什么地方跑买卖了。我服侍张爷爷吃过晚饭,睡前为他端去不凉不热的洗脚水,便回到自己的住室睡觉了。刚躺下睡不着,便想起在老家的母亲和还在上学的小妹,

深感自己现在的生活与她们相比,一个在天上,一个在地下,甭提差别多大啦。我想,应该把这两个月的工资给她们寄回去,有了这些钱小妹好能安心上学。按她的学习成绩考上大专学校是没坑坎的。——正当我七思八想的时候,忽然感到床一颤抖,爬上一个人来。我一害怕,忙说:“谁呀?”——“别吵,是我……”哦,张爷爷!我说:“你……你到我这来干什么?”他嘿嘿一笑,说:“我喜欢你,我爱你……”说话间,他就钻进我的被窝,紧紧把我抱住。我从没经历过这种事,也从没有肉挨肉地接触过男人,因此使我周身都发起热来,打口中吐出去的像一个个火球儿。我正不知所措,张爷爷便手脚麻利地脱掉了我的裤衩,继而一翻身便骑到了我的身上,顿时使我撒尿的那个地方剧烈的疼痛……我惊叫了一声,但后来还是忍住了,只出粗气不敢出声,这必是张爷爷特别喜欢我的一种方法?——时间不长,张爷爷便软踏踏的了。他像获得某种满足似的,溜下床便回自己的房间了。张爷爷走后,我觉得床上湿漉漉的,拉开电灯一瞧都是红红的鲜血,我身上撒尿的那个地方也火烧火燎的难受……

我虽紧张,我虽心跳,但我心里边倒挺高兴,因为我终于获得了爱情——有男人喜欢我啦。一个女孩子,得到一个很有身份的男人喜欢,人们不是都说值得欣慰和高兴吗?

作家叔叔,发生了上边说的事,我是不是获得了真正的爱情?值不值得庆幸?我从今住后怎么对待这桩事才好呢?

……

这封信似乎没有写完。既没有写信人姓名也没有写信的日

期。夜很深了,火车的声响越发显得刺耳,可我此刻脑袋里的轰鸣超过了这一切,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冲到头顶上,使得我心脏跳动加剧,神情坐立不安。这个少女的信,震颤了我的心魄,恨不能一步迈到她面前,向她讲明白她所处的危险境地,可我翻遍全信并无详细地址,更没有邮编号码,盖在邮票上的戳记模糊不清。我叹口气,无可奈何地摆摆脑袋,可怜的姑娘惨遭奸污还以为获得了真正的爱情。唉,山村的少女,你无知得到了何种地步哇!说你不是当代青年也不过分哪!你是高中毕业生,在学校没对你进行性教育吗?即便学校没教育,你的母亲在你出来的时候也没嘱咐几句吗?在当今姑娘身上发生这种糊涂念头,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哪!

我没心绪继续看信了。我闭上眼睛,仰靠在座位上,想静一静自己的心房,但是面前总晃动着这位少女的身影;我从她的字里行间,已能想像出她的身材和笑貌。这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出众的山村姑娘,很可能由于急于脱贫才出来做小保姆的。可以这么说,她除了在男人和女人的事情上无知,其他方面肯定都很精明,真诚、实在、勤快、不怕脏累、敬奉主人……百里挑一的“小保姆”。就是这么一个女孩子,被教授上的人生第一课便是遭奸污。或许,这位教英语的先生,在众人面前还是堂堂的正人君子?唉,傻姑娘,你把实情讲给我,我能解脱你的危难吗?实际这又是你的一个天真和无知呀!

社会,或者说教英语的先生,既然为这个山村少女上的人生第一课便是“性”,那么在这个纯洁的少女心灵深处将留下什么痕迹呢?她将如何走今后的路呢?具体讲,她可能去干什么呢?我猜不出,也预见不到哇!——嗨,别瞎想了,还是回到自己这次使命上来吧,否则我的任务就可能完全泡汤啊!我这么一想,终于摆脱了这个少女留在脑海中的影子,似乎变得非常非常遥远了。我想睡一会儿,但指令神经又提醒绝对睡不得呀!火车上的小偷是很会抓时机的,我身上毕竟带着一笔旅差费呀!妻子想得周到极了,